

張秀君堅定沈着

軍統局在華北的工作先後被敵破壞，無疑地導源於汪精衛的偽組織。因為少數不肖分子受到汪偽組織勾引，靠攏了南京偽組織，和敵人勾結，向敵人憲兵隊告密，才破壞了抗日的組織，並不是日本憲兵隊有甚麼能耐。先是在天津的張奉新和裴吉三，因為他們的同路人已經在上海投靠了汪偽組織，要他們立功，在天津向日本憲兵隊告密，二十八年中秋過後一天，天津區區長曾澈、組長陳資一、軍事專員鄭恩普先後被捕。從天津波及北平，十月二十四日，副區長周世光，電台張依道、組長陳國瑞，書記楊英俊、楊福全、組員王漢雲、武田壽等被捕。陳國瑞及周世光都被殺害。

由北平波及張家口、歸綏、大同。張家口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、書記張撫之，電台台長張子文，譯電王寶雲，組員李志成；歸綏電台台長張世傑，組員武鈞玉、李錦章、闕毓華、崔公濬、劉長榮、李振聲、辛壽臣、趙公武；大同組組長張存仁，組員趙維城，先後被捕，先後成仁。這種後遺症，又使後來的察哈爾站站長張桐崗，綏遠站站長張季春被捕，張桐崗被殺害，張季春坐了七年監牢，帶了七年腳鍊，受盡苦痛。幸而逃到後方的，祇有一個厚和市（歸綏）警察局長那木爾，那木爾就是國大代表劉建華的化名。

天津區繼任區長倪中立，二十九年也被逮捕，後來由張家銓繼任，如果不是張秀君送消息，趕緊躲避

，幾乎也遭不測。張秀君安徽合肥人，同郝采蓮一塊兒在臨澧受訓，二十九年派到驚濤駭浪的天津工作，她和馬坤傑一同到達天津，馬担任內勤，她負責「交通」，傳遞重要情報及電報，抗日殺奸團和天津區聯繫，由她負責。這一天，她給抗團送一份電報，不知道接頭處已經出了毛病，日本憲兵隊派人守候在那裏



抗戰時期在敵後天津區負責「交通」工作的情報員張秀君女士。

等着抓人，去一個捉一個。當她一隻腳踏到門裏，就感覺到情況不妙，正想退出來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守候的人不准她再出去，要她坐在沙發上。張秀君最耽心的，是身上攜帶的一張電報紙，如果被敵人搜出來，不就是殺頭的證據嗎？幸好守候的人並沒有搜她身上，她必須趕快加以處理。她坐的沙發已經破爛，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，她沉着堅定非常機警的把電報揉成一團，塞在沙發的破洞裏，這才放了心。坐到傍晚，她被押送到日本憲兵隊，再搜查身上時，已經找不到任何證據了。

「你在抗日殺奸團担任甚麼職務？」日本

憲兵一提到抗團就倍加憤怒，因為抗團給敵人的破壞太大了。坐在日本憲兵旁邊的翻譯，翻給張秀君聽。

「我是老百姓，不是甚麼團。」張秀君裝着不太懂的樣子回答。

「那麼你去抗日殺奸團的機關去幹甚麼？明明是抗日分子，還想狡辯嗎？」

「太君！（敵區尊稱日本憲兵爲太君）我是找朋友找錯了門牌，我的確不抗日呀？更不知道甚麼機關。」

日本憲兵猛然站起來，給她兩個耳光，打得張秀君天翻地覆。她記得戴先生訓示：「頭可斷，血可流，絕不能貪生怕死，出賣同志，出賣團體。」敵人既然沒有抓住她的甚麼證據，死也不能承認甚麼。

她會面向牆壁站在那裏，不准動一動，一站半天，站得兩腿麻木，感覺到天昏地暗，真不是味道。對她這個沒有證據，沒有其他牽連的女孩子，審訊不已，要想在她的身上壓榨出些甚麼，居然剥去上衣抽打，最後壓杠子，幾乎把她的兩腿壓斷，壓得她死去活來，仍然沒有甚麼口供，敵人也無計可施。

一連刑訊兩個星期，壓榨不出甚麼，才停止用刑，張秀君已經被折磨得不成樣子。在天津日本憲兵隊關了三個月，移送到北平敵軍司令部，經過一次五人軍法會審，以抗日罪嫌，判了她三年徒刑。這次會審，被審判的祇有三個人，又都是臨澧訓練班的同學，一位是呂繼望，一位已忘記姓名，她們三個人係三個案件，沒有牽連到一起。宣判完畢，送到砲局胡同的監牢裏執行。